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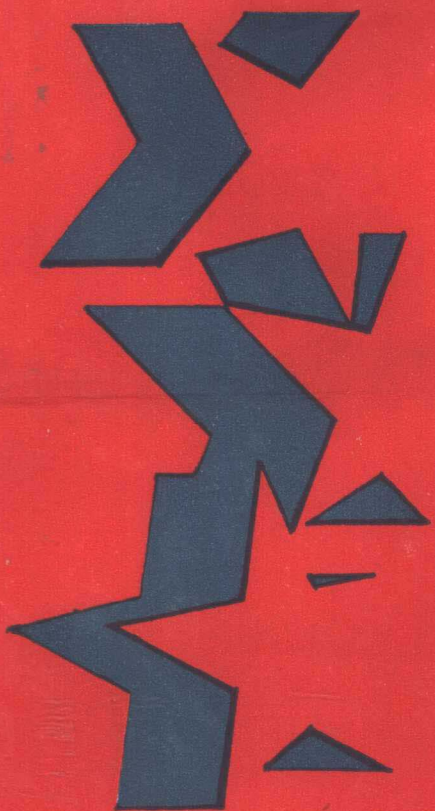
帷幄中的將軍

中 夙 著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中恒恒中的将军



● 中 夙 著

●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军。的。是。军。主。用。门。役。影。人。央。定。高。告。是。行。山。平。生。

书 名：帷幄中的将军

著 者：中 夙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100034 • 电报挂号6550）

印刷者：北京丰华印刷厂

装订者：河北三河黄土庄中学装订厂

发行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8

字 数：170,000

版 次：1991年3月第1版

印 次：1991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00,001—12,000

书 号：ISBN 7-5033-0204-6/I • 176

定 价：3.6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自 白

——代序

报告文学对我来说是愈来愈难写了。

首先是选材。不是说没得写，而是说很难觅到适意而又足可让作者张张狂狂放笔的东西。时常有这种情形：你刚刚摸出一个线头，突然就发现里面窝藏着许多险恶，权衡一番，只好懒懒罢笔。报告文学毕竟是真的人和真的事，你敢把谁怎样？你又能把谁怎样？倘若法官和监狱都不能使人收敛，还能指望花团锦簇的文章翦除社会的罪恶，把世界变得更美妙么？

高大的树木不结果实，美仑美奂的楼阁不宜居住。就一般意义说，艺术是无功利的（亦可说陶冶人类精神的大功利）。但具体到报告文学这个准艺术门类也许是例外。我不知这个新闻和文学联姻的产儿究竟诞生于何时，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认定，这种文体一经产生就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只要翻翻近年发表的报告文学，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作者不平则鸣的参与意识。作者指望此类文章变成石卵，一经投入潮水，就会激起波澜。报告文学的“载道”意识不是越来越淡而是越来越强了。不能说这一定是坏事，也不能责怪作者慈实可爱的焦灼于天下兴亡的爱心，但是到了今天，我们有理由怀疑，报告文学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就是说，它承担了太多的道德负荷，如果不能从某种执拗中解脱出来，很容易搁浅在死水湾。

报告文学应当享有和文学一样的广阔天地。它应当在广阔的意义上反映人类对世界和宇宙的感应，在存在之上建立起独特的审美大厦。它或许不象文学那么混茫、虚幻，但并不一定因为真人真事而流于直裸浅近；它比文学更诉诸于人类的理智，但仍需借助形象的语言，使之生产过程基本上是艺术行为而不是逻辑推演；它的主题、旨趣当然要鲜明些具体些，但也需增加它的蕴藉，使之丰富多涵；它当然要以社会生活为主要内容，但也未尝不可把触角伸展到无垠的自然空间。总之，报告文学应在更广阔的范围寻找它的魅力。

我正在惴惴不安地构思另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混血》。这是一部关于种的演化和变异的故事，在这里，混血不仅仅作为社会现象，而且作为自然现象，遗传现象和文化现象。我几乎没有什么确实的题旨，只是感到有趣。我鼓励自己尽可能写得散漫些、轻松些、有趣些。我企图做一种尝试，改变报告文学长期以来死死纠缠社会问题的怪癖。

我对收入这本集子的文章显然不能说满意。在事后读它的时候，我总能从字句的缝隙里发现自己的嘴脸：很沉郁，很正经，象一位不苟言笑的乡村教师。不用说，这副模样是不会讨读者喜欢的。我在暗地里这样讽劝自己：为什么不可以让肌肉稍稍松弛一点？为什么不能掺进一些机智和幽默？为什么不能少点忧患而多点生活的情趣？

改也难。

这本小书付印的时候，在中东，布什和萨达姆正在莽莽沙漠上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场战争。随着“飞毛腿”、“爱国者”导弹的升空，这个稍稍安宁了一段的地球又变得纷乱不宁。可以预想，人类在走向2,000年的时候，

并不可以指望未来的天空彩云飘飞，不，这个世界并不比我们发现它的时候更祥和、更清平、更美妙一些。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军人和警察仍然是人类家族不可缺少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报告文学里经常出现军人的原因。如果让军人滑过我们的视野，我们会变得轻佻，会妨碍我们正确把握这个世界。

我经由小说，很不情愿地走进报告文学的艺苑。采访的缘故，这几年跑了许多地方，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囚犯、妓女、小贩、私营主、教师、银行家、官员、艺术家、科学家、国外大亨、影视明星、政府要员、将军，直至国家领导人。我从职业和艺术的角度喜欢他们，在我的感情化学中，把各种激情——无论是英雄的激情还是卑下的欲念，视为完全等价的元素，对道德和不道德——一视同仁，只要人物具有独特内涵，我都愿意出现在我的笔下。当然我懂得在什么情况下我的笔应当变成一只鞭子。

末了想说一句，我常年在外面，妻子和女儿受了不少的委屈，允许我在这里表示一点歉意。作家除了这么点虚情假意，也实在没什么好报答的了。

作 者

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五日于开原

目 录

自白 (代序)	(1)
帷幄中的将军	(1)
侨乡步兵师	(134)
在统帅部的大楼里	(220)

帷幄中的将军

序

去年早些时候，在北京北太平庄通往食堂的小路上，《昆仑》编辑张俊南突然问我，在建国四十周年的时候，想不想写一部共和国现役将军的纪实。犹疑了一会儿，我似是而非的点头，“买卖”似乎就算敲定了。

过去了几个月，以为俊南会自动放弃打算。因为私下里我总怀疑这是俊南迄今为止呈报的最糟糕最没有想象力的撰写计划。理由很简单，在凝聚了注意力的经济改革的大舞台上，包括将军在内的军人集团作为特殊角色，已经从观众的视野中消失或正在消失。不料树叶飒飒飘落时节，俊南突然寄我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又打电话，说，不要把国民想象得那么浅薄，将军们独具色彩的内心世界对他们来说或许是神秘、多姿的处女地。又说，《解放军将帅名录》出版后，国外一些专家、武官、学者纷纷抢购，鬼知道想干什么。

他催逼我尽快动身。

那是北方干燥而阴凉的十月，我栖身的那座滨海城市已经蠢蠢欲动，准备进入秋储大忙时节。妻子对我这次远行颇有怨恨，每天数次向我唠叨秋菜、秋果、咸鱼、菜窖等诸多家愁，指出我的叵测居心是“躲清静”。我不以为然。依旧

每天翻资料、看报纸、记笔记。我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清理对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大环境的整体印象，就象演员为了尽快进入角色，不得不认真感受剧本为他规定好了的艺术情境。

我在阳台上踱步，对着沐浴在阳光里的慵倦的城市大声诵读温斯顿·邱吉尔当年的一篇心绪败坏的演说辞。

“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他们自己也有了原子弹，并且有了不少储存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从现时情况判断那时将会发生的事情……如果他们现在能够月复一月地不断搅乱，折磨这个世界，相信我们的基督教教义和我们的利他主义精神，会阻止我们对他们使用这种新奇的威力，那么，当他们有了大量原子弹，他们会做些什么呢？在共产党人还没有得到这种力量之前，自由世界不能等待对我们不利的事情发生。”

眉头紧锁，神情忧郁，对共产主义阵营充满嫌恶、憎恨、恐惧和对人类世界的幻灭感以及作为西方政治家的传统责任感，我想这大概就是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英雄演说时的神态和心境。对人类自身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三十多年后，当地球上承载的原子弹愈来愈多，核大战阴影笼罩全球时，人们突然发现，那些用于攻击、威慑的庞然大物居然异化成制约战争的“和平使者”，就连那些高瞻远瞩的预言家们也没料到。于是，美国和苏联谈判，中国和苏联谈判，以色列和埃及谈判，伊朗和伊拉克谈判，南朝鲜和北朝鲜谈判……伴随着谈判的，是销毁、限制核武器、裁军、撤军、停火等一系列美妙动人的消息。美国乔治敦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专家们，用现代科学手段预测世界前景，结果得出一个颇

为感人的结论：一个多极多元的世界是稳定的，即便核大国领导层中出现希特勒式的战争狂人，爆发核战争的概率也只有百分之几。

上帝保佑！但愿邱吉尔三十年前那篇充满恐怖感的演说辞成为人们幽默的资料。

十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我带着宁和的心情踏上旅途。一路上望着车窗外的阳光世界，我心里飘过这样的意识：军事集团只有在战争状态才能爆出智慧和力量的光团。当全球的和平声浪和经济大潮把世界所有军人同时送入价值的低谷，我似乎没有理由对我采访的将军们抱有美丽幻念和太高奢望。可是我想知道统领着地球上最庞大军事集团的将军们，此刻都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当国家由于安全防务的原因，需要表达生存意志时，他们还有能力遏止或打赢一场必要的战争吗？

旅途散记：哈尔滨

△漫长的边界划定了生存空间。语言被地域强化，感情被民族切割，观念被国家升华。发明边界的人聪明可爱也造孽深重，好端端的地球就这样被诸多的边界搞分裂了。

△四十年代喊苏联红军“乌拉”。五十年代称作“老大哥”。六十年代高呼“打倒新沙皇”。以后是漫长的封冻期。毛泽东说一万年也不退让。然而《参考消息》报道，八九年可以预见的重大国际新闻之一是：中共强有力的人物邓小平将于上半年在北京会见戈尔巴乔夫。

△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买了去黑河的车票，又费九虎二牛的力气将票退掉。黑河传来的不幸消息是，从黑河去布拉戈维申斯克一日游的中国公民已经预约安排到公元一九九〇年夏季。因计划破产而气极败坏。我们原准备买点毛巾、暖瓶、玻璃制品之类的小玩艺儿，同“老大哥”交换据说质量优良的吸尘器。倘若没有伤国际风化嫌疑，还想找一位美丽的苏联少女合个影。南京空军作家张满山鼓吹他的相机连同摄影技术堪称一流。

△俄式餐厅，俄式獭帽，俄式教堂，俄式面包，标有俄文的饮料，具有俄式建筑风格的艺术摄影棚，饭店女招待俄式扎法的白头巾。《北方文学》编辑吴英杰邀我写篇“黑龙江混血儿”。二毛子漂亮极了，但一讲话是纯正的东北口音，听着很伤心很别扭。可以从生理学、遗传学角度写，鼓励人类进行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相互通婚。据说杂交品种可以阻挡人类生理和智能退化。可以从文化学角度写，揭示两种文化撞击、叠合、交融后诞生的第三种文化——混血文化。还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写——你知道吗，中苏冷战时代，这些人如同弃儿，界河两岸的国家都不信任他们。她悄悄告我，这篇东西可以拿到苏联《远东文学》转载，稿费以卢布兑现。

△西方式说法——地缘政治；东方式说法——远交近攻。敌人一般地说总是在你的周围产生。

△美国人基辛格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追述：

……在这条江上离符拉迪沃斯托克二百五十英里的一个荒凉地方，有一个小岛，俄语叫达曼斯基岛，中国人叫珍宝岛。这个小岛面积约三分之一平方英里，上面矮树丛生，荒无人烟。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充分说明，双方为什么如此重视处在一个荒凉不毛之地的没有人烟的小岛。

西方人永远不会理解中国人。倘若可能，他们应住到北京的紫禁城里住上一年半载。森严、神秘的充溢着高贵气象的皇宫，会让他们悟到身处宇宙中心的至高至贵至尊的心理。

精神上的至高至贵至尊又缺少至高至贵至尊的物质力量，构成当代中国人的矛盾心理和畸型性格。

第一章 北方无战事

我们绝不会嫌朋友太多，但我们不能肯定谁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的敌人。只要地球上不取消边界，就不能消除民族生存空间的摩擦和争夺。军队必须时刻准备攻击。

——陆军少将 何道泉

毕业于广州黄埔军校后来又在冯玉祥将军麾下征战的老教官突然举起右手，把高亢的嗓音灌满礼堂大厅：“预祝步兵学校这期毕业的所有学员都成为将军！”学员们激烈鼓掌。何道泉一愣，他没想过这个问题或者说没敢想。他懂得战争是怎么回事。将军——这顶用荆棘编成的桂冠，只有极

少数从戎军人有幸戴在头上。那意味着他是从战争的筛眼里遗落下来的千百万殉难烈士中的幸存者，他那时尚不具这种大胆的想象力。在鸭绿江对岸，在并不算远的邻国土地上，美国人正充满激情地扩展东方战场，几天后，齐齐哈尔第七步兵学校全体应届学员将赴朝作战。谁也说不清这场战争能打多久，以什么方式结束，他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岁月悠忽过去，突然有一天——这天的确是突然出现的，好象是一本书里多出的插页——他在军乐声中戴上了用声黄色丝线编织的少将肩章。他想起三十六年前那个湖北籍中学生雨夜参军的情景，想起在北国高寒地带接受苏军教官训练的最初岁月，那以后是一长串如烟的日子。他以军人的情感方式，感慨乖戾多变而又温柔多情的历史。他还不能断定人生的顶峰是否到来，然而他以坦然的心情接受发生在个人身上的历史事实，因为他必须对将军这个崇高的军阶承诺。权力和义务是相等的。

想成为将军的人更多想到荣誉。

当上了将军的人更多想到责任。

多年以后他仍对六九年三月在荒凉边界爆发的那场武装冲突事件耿耿于怀。

作为现场指挥作战的军官，他起初颇有几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潇洒。然而他很快发现这是军人的并不可爱的率真。爆发在几平方公里冻土地带的这场武装冲突，以超乎想象的方式迅速冲击着地球的各个角落。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空高悬着一个巨大的神秘物——政治。毫无疑问，作为作战科长，他的任务是精确地把握、领悟来自北京、沈阳

的战略意图，然后把这些意图巧妙地分解成一个个战术方案，这很象在刀尖上跳舞，要求演员必须使出超绝的技艺，每个微小动作都必须正确无误，否则就会带来由国家承担的巨大风险。

在经受了“红色风暴”洗礼之后，他对这支战将陶勇带出的劲旅缺乏应有的自信。

除了枪弹、手榴弹，每个士兵还装备了毛泽东语录。战斗间隙，在烟雪翻卷的荒原上，连长领着士兵面朝北京方向大声宣誓：“用红脑壳撞碎铁坦克！”

没有永备工事，掩体是用大米、面粉袋子装上土堆成的。蠢笨的通信兵一点不懂迂回，把线路直接拉到前沿，结果总是被炮火炸断。最令人头疼的是，那些精力充沛的政治军官总是在作战会议上提出“只顾低头拉车”之类的责难。他们义正辞严，侃侃而谈，使军事指挥官满面羞颜。

三月中旬那个灰色的早晨，彼岸突然出动一个坦克营，呈攻击队形闪电般越过冰封的界河。当何道泉出现在三号阵地的观察所时，潜伏在一线的狙击手们已经接火了。炮火连天，烟尘弥漫。小伙子们无疑是勇敢的，不幸的是他们的技艺无法与思想相比。八五炮近距离发射了几百发炮弹，炮管都烧红了，却只击毁了五辆坦克。有的火箭筒手离坦克只有一二十米，火箭弹却凌空而飞……

那场受制于各种复杂因素的边界冲突很快结束。在遥远的北方，当莫斯科人高举伏特加酒向远东军官庆贺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战斗胜利时，北京则以另一种方式，把珍宝岛的英雄们请进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用巨手握住他们，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

边界局部战争通行这样一种奇妙的逻辑：只要一方不屈服而双方最终以某种方式结束并且不占有对方的领土，交战双方都将宣布自己是胜利者。作为参战的指挥军官，何道泉宁愿认为那场写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的自卫还击战仅仅属于不屈服者的胜利。恶劣的装备、落后的指挥手段、平庸的战术意识和低水平的步兵技术，被强大的精神因素包括作战热情所掩盖。

然而，烈性的庆功酒却没能烧掉那场武装冲突在他心里投下的巨大阴影，特别在他事后读到西方有关那场边界战斗的大量报道之后。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四日，正当中苏宣传战不断升级和加剧，战争阴云愈聚愈浓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白官召开秘密会议。一些熟悉中国防务的专家轻而易举作出结论：即使苏联发动中等规模的常规战争，中国的军队也明显处于劣势。会议围绕中美苏三方关系问题缜密展开，突然，那个叫做理查德·尼克松的人忧虑重重地说，中苏对峙，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我们利益的。他的内阁同僚们大吃一惊。一个美国总统宣称一个共产主义大国、一个与他们没有任何联系的长期以来的敌人的生存，对美国具有战略利益。这是从没有过的事。

正视现状，需要勇气，更需要来自内部的生存危机感。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何道泉所在师突然接到沈阳军区指令，

参加一次野战条件下的实兵检验性演习，这使他有更会更深入地发现这个庞大武装集团内部的破绽。

地冻天寒，大太阳在广漠高空上照耀，寒鸦野雀在沟谷里蛇一般飞窜，数千名武装士兵和几百辆战车、大炮沿着山路一路向东开进。秩序是完好的，内部是紧固的，士气是高昂的，用古老的民族道德和毛泽东思想孕化出的纪律，使这支军队保持着最高意义上的协调——多半是思想观念上的。很多军官事后回顾说，那次演习的最初时刻，他们都被部队运动中表现出的宏阔壮观的景象所迷惑所震撼所感动。真相被现象包藏着。

当时担任师参谋长的何道泉或许是少数清醒者之一，他认为一九六四年是中国军队的“黄金时代”。自那以后，林彪这个躲在毛泽东阴影里的险恶人物把军队拖进巨大泥淖，几百万军人或被迫或自觉地对“物质——精神”这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发生惊人的兴趣，并以惊人的耐力企图发现终极真理。有即无，无即有；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玄妙、诡奇的哲学思辨掩盖着危机，当军人们耗尽精气终于发现永难把握那个哲学魔方时，这个按战争方式结构的特殊组织已经丧失了应有的物质摧毁力量。尽管如此，何道泉还很难认定这支军队究竟滑落到什么程度，它的控制力、弹性、灵活度、机动能力等等为战争所需要的各种素质是否降落到不能允许的限界。

那是一次令人沮丧的演习。

凌晨两点，师下达作战命令，攻击“蓝军”布防在无名高地的支撑点。攻击部队预定发起冲锋的时刻已经到了，庄严的师党委会才研究完五个问题中的三个。无线失灵，有线

梗阻，友邻部队之间失去联络，参谋们因为找不到指挥员象牧羊犬一样惶惶四窜。更糟糕的是当支援地面作战的轰炸机临空飞过，就要向目标投掷炸弹时，失去控制的突击队员们仍旧迅猛地向山头冲击，目睹这一景象的指挥军官们无能为力只好等待悲惨事件发生。一位后勤军官自嘲地说：“今后演习提醒部队备上担架，看来是必要的。”

那天夜里，何道泉驱车进入战区腹地。月光凄迷，冷风在雪野上飘浮，隐去了枪炮声的战场一片沉寂。沟谷、平原、山凹和道路上，七千士兵犹同散放的羊儿，遍地皆是。作为统帅部的成员，他有一种渎职的犯罪感。在战场上，一支失去控制而又不能自制的部队，除了失败不会有更好的出路。

只有浅薄的轻狂之徒才会认为军事领域不需要智慧和艺术。七六年那个美貌的夏季和尾随而来的温爽的秋天，何道泉心雄万夫，精神抖擞，决心在他的军事王国制作一首超绝的音响。只是，他还拿不准从哪儿开头。面对构造繁复的武装躯体，他徘徊审视，千思百虑，犹同数学大师面对一组高难的几何题。有时方案似乎成熟了，忽然一个幽思又把他牵进另一个世界。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师参谋长，他只能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努力加盖个性的印章。

七七年春天到来时，何道泉向他的属下宣布了战略性大企图：实现指挥系统自动化。他不喜欢大吵大嚷、慷慨激昂地自己的情绪。他讲话时很平静，就象讲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美国人、苏联人早就干到我们前面去了，他说。在朝鲜，我们的喀秋莎大炮打一个集束射，马上就得跑，不然他们的炮弹立即就反扑过来。这对我一直是个谜，后来搞明